



今年內地喜劇電影《飛行家》在輕鬆幽默的外殼之下，包裹着一層細膩而溫暖的情感內核。影片以一位懷揣飛行夢想的普通人為主線，在荒誕與現實交錯的敘事中，展現出小人物對理想的執著與生活的無奈。然而，比起那些令人捧腹的橋段與誇張的情節設計，更讓我動容的是李雪琴所飾演的妻子一角。

這個角色一反李雪琴以往在大眾視野中的形象。她不再是那個帶着冷幽默、自嘲氣質的喜劇人，而是一位沉默、內斂，卻充滿力量的女性。她的表演沒有過多的情緒張揚，很多時候只是靜靜站在一旁，正是這種克制，讓人物更加真實動人。

影片中的她是無數成功男性背後默默付出的伴侶縮影。沒有華麗的語言，也沒有驚天動地的行動，卻用日復一日的支持與理解撐起了一個家庭的重量。當丈夫沉迷於不切實際的飛行夢時，她既沒有嘲諷，也沒有阻止，而是在現實與理想之間為他留出一個緩衝的空間。這種「無條件」的支持，並非盲目，而是一種深思熟慮後的包容。

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在幾個關鍵場景中的眼神變化。那種既心疼又無奈、既堅定又隱忍的複雜情緒被拿捏得恰到好處。她讓觀眾看到一個女性在愛與現實之間的掙扎與選擇，也讓人反思：所謂「成功」，究竟是個人的榮耀，還是兩個人共同承擔的結果？

《飛行家》作為一部喜劇，在節奏與笑點上做到了合格。但真正讓影片具有餘韻的，恰恰是這樣一個安靜卻深刻的角色。像一條潛流，沒有喧囂，卻貫穿始終，悄然影響着整個故事的走向。

或許，飛行的夢想終究帶着些許虛幻，但有人在地面守望，才讓這份夢想有了落腳的地方。

樂活
潘少
逢周一、二見報

小黑不見了

小孩對「家」的理解，有時比大人細緻。大人說搬家，想到的是租金、業主、人力。孩子想到的，卻可能是窗邊一盆花、樓梯口一隻貓、天台上某個只屬於自己的角落。於是，同一件事，在成人眼中只是生活小節，在孩子心裏卻可能是一場真正的失去。

何紫的故事《上屋搬下屋》，寫的正是這樣一場失去。故事很簡單：一家人被業主逼遷，從十四樓搬到十三樓。不是搬到遠方，不是離開街坊，甚至可以少走一層樓梯。可是，故事讓我們明白：家之所以是家，從來不只是四面牆和一扇門。

故事開始，爸爸在晚飯桌上宣布明天搬家。小全和姊姊阿娟立刻想到天台花園。那裏有菊花、鳳仙花、茉莉花、米仔蘭，還有爸爸親手搭起、攀滿牽牛花的棚架。媽媽說，栽種幾盆花，算什麼花園？但孩子明白，那不是幾盆花，而是幾年來日日照顧的生命。

這正是《上屋搬下屋》最值得細讀之處。它的場景不是鏡頭背景。天台不是單純的地點，而是一個有情感、有記憶、有價值的空間。小黑貓在那裏撲蝴蝶，爸爸在那裏搭棚架，孩子在那裏澆花。於是，當一家人要離開十四樓，真正失去的不是頂樓，而是那個由花、貓和日常習慣共同構成的世界。

到了第二天，故事進入搬屋的忙亂。玩具、膠水桶、飯鍋、風扇、藏書，一件件被搬到十三樓。小全和阿娟走樓梯走到腰酸發麻，而在一片雜亂之中，真正的危機悄悄出現：黑貓小黑不見了。

其實，故事早已把小黑寫進這個家的肌理。牠會玩捉尾巴遊戲，會爬上爸爸腳面，會在天台撲蝴蝶。作者花筆墨寫小黑，不是為了添趣，而是讓我們知道：牠是這個家的成員。

最刺痛人的細節來了：小全記得替小黑留飯，照常放在牠慣常的一角，照常叫牠出來吃。可是，牠始終沒有出現。搬下一層樓，距離不遠，但從有花、有天台、有貓的家，搬到傢俬橫七豎八的新居，中間落差的，卻是一場童年的失落。

普通讀者
米哈
逢周一、五見報



最近，羽衣甘藍突然成了網紅蔬菜。從綠化帶常客搖身一變，成了年輕人膳食新寵。某品牌茶飲店推出多款主題飲品，有「輕咖」也有「美式」。在綠超市掛出了可持續採摘食用的羽衣甘藍盆栽，喊出了「種一次，吃一年」的響亮口號，每盆近三十元人民幣，比以前漲了三十倍，卻一搶而空。

蔬菜價格波動不算新鮮。前幾年，「蒜你狠」、「薑你軍」，你方唱罷我登場，但那是經濟現象。羽衣甘藍身價大漲卻是網絡時代的社會文化現象。據說，這種十字花科植物具

「人類無法同時擁有青春和對青春的感受。」偶然間看到這句話，心底有什麼東西被觸動了。

當我們正年輕，身處那段被稱作「青春」的時光裏，我們是不懂它的。我們對那些「珍惜當下」的勸告嗤之以鼻，在憧憬未來和揮霍當下之間，耗費掉了所有的精力。等到青春過去，才在某個深夜、某首歌、某張舊照片裏，忽然明白了什麼是青春。可那時青春已不在。我們用後半生的「感受」，去追憶前半生的「經歷」。

所以我們有了懷舊。懷舊的本

現在一些年輕人只愛電玩及看網絡視頻，對藝術卻提不起勁。他們會問：「電腦或手機可以製作豐富圖像，為何仍要手繪圖畫？」另外亦有人提出：「人工智能可以創作及表演音樂，為何仍要現場演奏？」我最常遇到的問題是：「線上可以觀看演出，觀眾還需要親臨劇場嗎？」最近我觀賞念·二十面體的表演《麥克白夫人~詩》，一下子獲得幾個答案。

《麥》劇的副題是「詩音戲劇場」，由內地川劇表演藝術家田蔓莎

有高膳食纖維和高維生素，二者恰是當代養生學的關鍵詞。吃過的人卻表示，這東西的口感實在不好；有人甚至說：「餵羊吃，羊都嫌苦。」不過，人和羊的區別不在於人能夠為了目標而甘於吃苦嗎？何況，羽衣甘藍主打健康養生，難吃一點又能怎樣，良藥既然苦口，良蔬何須味甘？

不過，按營養學家的說法，羽衣甘藍營養素含量雖好，想靠它「食療」減肥、纖體甚至調節血脂血糖，卻多少有點強「菜」所難。而且，為了維護網紅「形象」，一些飲品店還

質，不就是用青春逝去之後才獲得的感受，去祭奠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時光嗎？老歌、老電影、老地方，之所以讓我們心動，不是因為它們本身有多好，而是因為它們替我們保存着一個再也回不去的自己。

也難怪穿越文會這麼火。穿越文就是帶着青春之後的「感受」，穿越回青春之中的「時間」，帶着後半生積攢的、通透的感受力，重新住進那副年輕且無所畏懼的軀殼之中，帶着一份標準答案重新回到考場，在曾經的懵懂與浪費中，抓取一些當初看不見的微光——這是成年人極奢侈的幻

與香港實驗劇場導演胡恩威聯合導演。演出中，香港文化中心劇場的舞台左方有詩人翟永明在繪畫，舞台右方另有演奏家巫娜彈奏古琴。翟永明既繪畫亦吟誦詩篇，巫娜既彈琴亦擊樂。二人聯同田蔓莎先飾演莎士比亞著名戲劇《麥克白》的三位女巫師，田蔓莎亦化身為麥克白夫人，自述如何推動夫君弑君奪位，繼而陷入邪靈心淵。

演出以莎劇經典角色麥克白夫人作串聯，實際是多位藝術家對現代劇場表演的心力凝聚。翟永明一筆復一

給羽衣甘藍汁裏加入大量牛奶或果汁，正如給演技不佳的流量明星大肆配音修圖，養生「功效」自然更差了。

把羽衣甘藍送上網紅寶座的真正推手，是社交媒體對「情緒稅」的精準收割。而蔬菜在滿足情緒方面戰績輝煌。早在魯迅先生那個年代，「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，便用紅頭繩繫住菜根，倒掛在水果店頭，尊為『膠菜』。」當年在水果店購買物以稀為貴的「膠菜」的人，付出的銅鈔裏想來包含了「情緒稅」的。

想。「人類無法同時擁有青春和對青春的感受」。仔細想想，很多東西都是如此：一個最典型的莫過於「健康」。前段時間咳到「甩肺」，在一次次艱難的呼吸中，深深地認識到順暢呼吸的珍貴。當察覺不到器官的存在、感覺不到心跳的突兀時，那才是健康的頂峰。那時的你只是在「使用」身體，而不會去「感受」健康。唯有當病痛降臨，或者衰老如期而至，你才會在失去的過程中，驚覺原本忽略的健康是多麼奢侈的幸福。

《麥克白夫人~詩》

筆在畫布上勾勒女性形象，巫師雙手奏出古雅清脆的琴音，二人都在引領觀眾進入劇場的領域，一同發掘和感受表演者意欲傳達的訊息。翟永明的詩篇關鍵語是「誰在敲門？」配合田蔓莎以川劇高腔和長水袖展現麥克白夫人的精神狀態，這個「誰」到底藏在心靈深處，抑或是外在困擾？三位表演者為觀眾帶出無盡遐想。

胡恩威構建的劇場景象既簡潔亦充滿想像力，並能體現表演者的特色。劇場以環迴立體聲播放鳥鳴飛舞的聲音，展現了麥克白夫人的陰暗世

時下這波轟轟烈烈的羽衣甘藍熱不知道會持續多久，幾天或者幾十天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即便哪天羽衣甘藍不受追捧了，一定還會有其他蔬菜瓜果取而代之。鐵打的流量，流水的網紅，似乎已成這個時代不變的規律。支撐着這股流量大潮的則是在湧動中匯流的大眾情緒。

知見錄
胡一峰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同樣的還有「平凡的日常」。身處那些無事發生，甚至略顯平庸的日子裏，我們往往會抱怨生活的單調。唯有當生活發生劇變，這些平淡被歲月徹底剝奪後，我們才在後來的靜默裏發現，那些與家人平淡共餐、無憂無慮的午後，大概才是生命裏最珍貴的饋贈。

大川集
利貞
逢周一、五見報

界。「進念」常見的屏幕投影字幕，亦在發揮詩篇文字的力量。現場投射模糊的彈琴手勢和繪畫筆法，亦讓觀眾感受音樂與詩歌的氣息。演出尾聲，田蔓莎多年前的古裝川劇演出錄像，與舞台上身穿黑色現代服飾的麥克白夫人互相映照，真實與虛擬的形象合而為一，令人印象難忘。

文藝中年
輕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岑逸飛的樂緣

精通儒釋道易學專家岑逸飛上月辭世，人文通識界頓失良師，同聲一哭。

岑老師是鮮有博覽中西史哲群書，以古人智慧活用當今的學者。既在象牙塔傳授中國哲學，也在大眾傳媒分享心得。很難相信，他在輪椅上發光發熱逾一個甲子。

筆者擔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課程主任時，其中最廣受歡迎的課程之一正是「岑逸飛講壇：經典智慧與創意思維」，慕名報讀者不乏醫生、律師以至高級公務員。課堂距離岑先生家不遠，每星期他與夫人隨步而至，兩小時課堂凝聚不一般的智慧。

大概不太多人知道的，是岑先生的音樂背景。他曾告知，年少時學習鋼琴，也酷愛各種音樂，從南音到貓王，樂此不疲。二〇一八年作曲家譚盾在港首演大型作品《慈悲頌》，筆者建議康文署邀請岑先生分享心得。結果我們一起主持演前講座。之後夫婦二人一起觀賞演出（附圖）。

多年來，岑先生逢周二主持香港電台直播節目《講東講西》。筆者有幸與嘉賓參與。記憶中包括與作家李默一起緬懷李我先生、與鄭新文教授回顧樂評前輩周凡夫、與前香港圖書館總館長鄭學仁回憶中央樂團指揮韓中傑、與鋼琴家李嘉齡暢談她與倫敦



交響樂團合演俄羅斯作曲家普羅哥菲夫作品等。

更深印象有三輯節目，請來一眾嘉賓暢談音樂掌故。其中一輯包括前香港演藝學院校長盧景文、前立法會

議員何承天、鋼琴家羅乃新講述嚴肅音樂發展。另外兩輯談流行音樂的，請來泰迪羅賓、陳欣健、陳美齡、馮添枝、聶安達、馬露龍。馬露龍作為香港貓王樂迷會主席，曾邀請岑氏夫婦出席歌迷會晚宴派對，岑老師樂在其中，歷歷在目。

以此感謝岑先生，遙祝極樂安息。

樂問集
周光葵
逢周一見報

走進伊爾庫茨克藝術博物館



四月二十九日，參觀者在俄羅斯伊爾庫茨克藝術博物館觀看展品。

伊爾庫茨克藝術博物館是俄羅斯著名的藝術博物館之一，收藏着多幅俄羅斯和西方著名藝術家的作品。

寰宇採聞
逢周一見報

英美教授生涯

這次出差倫敦，順便到劍橋大學見了中國老朋友X。她曾在美國波士頓一家大學教學十幾年，三年前博士導師去世，她才回到母校劍橋任職。一見我，她關切詢問美國高教界的現狀。看來特朗普政府削減科研費用，嚴厲打壓高教人士的政策在海外也引發了強烈關注。正如一位美國出生的英國老太太點評：「英國政壇也瘋狂，但肯定比不上美國。」盡我所能一一答覆後，我也關心她在英國名校工作的體驗。X對英美教授生涯的比較，視角獨特，很有意思。

據她介紹，此前任職的美國高校萬事都是行政人員說了算，教授缺乏自治的權限。但到了劍橋，什麼雞毛蒜皮的瑣事都要教授委員會投票決定，也很煩人。美國大學更「中央集權」，劍橋的各個學院才是教授教學、科研、塑造身份的重點所在。而且，劍橋講究小班甚至一對一教學，學生交了功

課，教授要與他們——交流，對上課考勤卻沒有要求。有的課幾位教授合教，可能缺乏連貫性和系統性。另外，英國高校絕大多數是公立的，要靠政府財政撥款。近年來政府財政吃緊，大學也入不敷出。教授的薪水降低，科研經費更是稀缺。她說自己的工資比在美國減少了百分之四十。不過，她感覺在劍橋生活的經濟壓力沒有波士頓那麼大。在美國生活多年也沒買房，她終於在劍橋大學附近買了一處連棟小樓。

無論在何地生活、工作，總有優點，也有缺點。也許這就是人生的「圍城」效應吧。只能看哪種環境最適合自己，哪裏又是讓人心安的故鄉了。

墟里
葉歌
逢周一、三見報

